

新世纪

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荀子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

荀子

廖名春 邹新明 校点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荀子/ (周) 荀况撰; 廖名春, 邹新明校点. -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7. 3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传统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4764-5

I. 荀… II. ①荀… ②廖… ③邹… III. 荀况-著作
IV. B222.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1906 号

总 顾 问	陈 原	王元化	李慎之	任继愈	刘 果	千金兰
学术指导	顾廷龙	程千帆	周一良	傅璇琮	李学勤	徐莘芳
	傅熹年	黄永年				(传统文化书系)
	金克木	唐振常	丁伟志	黄 裳	董 桥	劳祖德
	朱维铮	林载爵				(近世文化书系)
	董乐山	殷叙彝	陈乐民	蓝英年	汪子嵩	赵一凡
	杜小真	林道群				(外国文化书系)
学术策划	王 士	林 夕	柳 叶			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	杨 力	马 芳	王越男		
	王之江	柳青松	袁启江			
总 发 行 人	俞晓群					
责任编辑	柳青松					
美术编辑	谭成荫					
封面设计	陶雪华					
出 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 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					
发 行	辽宁省新华书店					
印 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					
版 次	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					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5.125					
字 数	120 千字 插页 1					
印 数	1-10,000 册					
定 价	6.50 元					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缘起

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。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，力争好起来。

当年商务印书馆的《万有文库》风靡一时，至今余响不绝。我们照抄原名，冠以“新世纪”，以示时代差异，但承继之意是不言自明的。

要设计一个所谓世纪工程，选编一些人人当读的书，“万有”一词再恰当不过。这就像把物体间的引力称为“万有引力”一样，它无所不包，无处不在，不叫“万有”，还叫什么！我们只能赞叹王云五和他的友人、同人的聪明才智，并且乐于承继。

要承继的，不仅是一个名称。当年编辑《万有文库》时，据传得到了一大批顶尖人物的支持，有蔡子民、胡适之、吴稚晖、杨杏佛、张菊生、高梦旦等三十余人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得失与短长都是显然的，无论是“比不得”还是“不可比”，专家都非请不可，于是也有了陈原、王元化、李慎之、顾廷龙、金克木、董乐山等三十多位海内外的大家出任总顾问或学术指导，还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担任策划。当然，聚合这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物，不是我们的功劳，我们也无此能力；他们是冲着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这一富有使命感的大名而来的。这只能增加我们的责任，使我们感到，无论对时贤或是对先人，我们的工作都只能做好或不能做坏。

在出版、发行方式上，也有不少承继。六十年前，商务的《万有文库》在廉价简装上作文章，而其销售则以图书馆作为主要对象。我

们今天大体仿此，只是销售对象适应今天的情况更加展开一些。在这“豪华本”和奢侈消费盛行的时代，向读者提出“你的简装书来了”，不免悖时。但看到当年的“万有文库”本在今日旧书肆里依然受到欢迎，也就有了信心。做出版，原是要做“长命”的事。“商务”诸前贤，当年筹划种种，又何曾想到身后的声名会如此流芳多年呢？！

较多不同前人的，大概是内容。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大别为三：传统文化书系，近世文化书系，外国文化书系。传统文化书系重在传统古籍。我们所收，内容自然不出前人曾定范围，书名雷同者至夥，但在“新世纪”里，当求其选题更适合时代需要，校审更精。文本皆系“白文”，后人注释例不收录，以显其文献的本初面目。

近世文化书系，系指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卅年间学人著述，以及一九四九迄今的大陆以外学人的研究成果。这一部分，纯然出于中国大陆知识界步入“新世纪”之需要。过去的年代中，对这方面的成果注意不足，现在我们予以整理编选。希望有了这些书籍，加以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，足以显示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学人的全般辛勤劳作。

外国文化书系，面广流长，颇难抉择，加以许多基本著述国内都已译出，重译重出，似无必要。我们准备首先选编一套外国文化学术读本，以为这套文库有关部分的基要，另外，则多收一些大作家的作品，以及近人新作，或名著另译，总之不少是国内已有工作之补苴拾遗。揆诸现状，吸收外国文化，仍然要在启蒙，因此思想之新颖及叙述之生动，还是我们选题的着眼点。

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，自可省力多多。然而古今毕竟异时，新旧究实不同。我们汲深绠短，难以说可能成就几何，只是如文前所说，“老老实实地做下去，力争好起来”，是我们确定不移的宗旨。通人雅士，幸有以教之。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

出版说明

荀子是春秋战国“百家争鸣”的集大成者，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。谭嗣同说：“二千年来之学，荀子也。”梁启超也认为：“自秦汉以后，政治学术，皆出于荀子。”不管这些评价是否过头，但至少有一点确信无疑，这就是说，作为一个炎黄子孙，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，要把握住我们的民族精神，就不能不读《荀子》。

《荀子》旧题周代荀况撰，另有一说，其人本为孙氏，出自卫公子惠孙之后，是由卫入赵的赵人。司马迁受方音影响，将“孙”误为“荀”，唐人杨倞作注，接受司马迁说，遂使其误沿袭至今。荀子约生于公元前336年。前286年，他年五十时始来游学于齐，因批评齐闵王，不久就离齐赴楚。前279年齐襄王复国以后，又离楚来齐，在复办的稷下学宫“三为祭酒”，“最为老师”。前266至262年间，荀子曾应聘到秦。前259至257年间，他先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前议兵；后又说齐相于齐。前255年，他离齐赴楚，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。不久，因有人进谗，他只得离楚赴赵，被赵任为上卿。不久，因春申君坚请，又归楚复为兰陵令。前238年，春申君死而荀卿废，著书数万言，约于前236年，卒于兰陵。

《荀子》一书应称为《孙卿书》或《孙卿子》。其32篇大致可分为三类：一类是荀子亲著，它们是《劝学》、《天论》等22篇；一类是荀子弟子记录的荀子言行，它们是《儒效》、《议兵》等5篇；一类是“荀子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”，它们是《哀公》、《尧问》等5篇。前二类是研究荀子思想的可靠史料，后者则可视作间接材料。

荀子的人性论是荀子思想的逻辑起点。荀子认为“人之性恶”，因此必须“化性起伪”，以后天的礼义来改造先天的恶的情欲之性。荀子隆礼、重礼，他提出“明分使群”说，隆礼重法说；同时，他又提出“从道不从君”说、“上下易位”说、君民舟水说、立君为民说、礼生为民说。荀子第一个从理论上较为系统地、明确地给天以自然的解释。他认为“天行有常”，“治乱非天也”，因此要“明于天人之分”，人不但要顺应自然，而且要“制天命而用之”。此外，他还提出了“虚壹而静”的“解蔽”方法，创造了共名、别名、大共名、大别名的概念体系，制定了关于名的划分和推演的理论，阐述了制名的原则，提出了“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”，“彼兵者，所以禁暴除恶也，非争夺也”说。他的这些观点，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深刻的影响。

本书以文物出版社1974年影印南宋浙北翻刻熙宁监本为底本，以他本校勘，后附校记。

本书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廖名春、邹新明校点整理。

【目录】

出版说明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一 劝学 / 1 | 十七 天论 / 78 |
| 二 修身 / 4 | 十八 正论 / 82 |
| 三 不苟 / 7 | 十九 礼论 / 89 |
| 四 荣辱 / 10 | 二十 乐论 / 96 |
| 五 非相 / 15 | 二十一 解蔽 / 99 |
| 六 非十二子 / 19 | 二十二 正名 / 105 |
| 七 仲尼 / 22 | 二十三 性恶 / 110 |
| 八 儒效 / 25 | 二十四 君子 / 116 |
| 九 王制 / 32 | 二十五 成相 / 118 |
| 十 富国 / 39 | 二十六 赋 / 123 |
| 十一 王霸 / 46 | 二十七 大略 / 126 |
| 十二 君道 / 54 | 二十八 宥坐 / 135 |
| 十三 臣道 / 61 | 二十九 子道 / 138 |
| 十四 致士 / 64 | 三十 法行 / 140 |
| 十五 议兵 / 66 | 三十一 哀公 / 142 |
| 十六 强国 / 73 | 三十二 尧问 / 145 |

校勘记 / 148

一 劝学

君子曰：学不可以已。青，取之于蓝而青于蓝^①；冰，水为之而寒于水。木直中绳，鞣以为轮，其曲中规，虽有槁暴，不复挺者，鞣使之然也。故木受绳则直，金就砺则利，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，则智明而行无过矣。

故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；不临深溪，不知地之厚也；不闻先王之遗言，不知学问之大也。干、越、夷、貉之子^②，生而同声，长而异俗，教使之然也。《诗》曰：“嗟尔君子，无恒安息。靖共尔位，好是正直。神之听之，介尔景福。”神莫大于化道，福莫长于无祸。

吾尝终日而思矣，不如须臾之所学也，吾尝跂而望矣，不如登高之博见也。登高而招，臂非加长也，而见者远；顺风而呼，声非加疾也，而闻者彰。假舆马者，非利足也，而致千里；假舟楫者，非能水也，而绝江河^③。君子生非异也，善假于物也。

南方有鸟焉，名曰蒙鸠，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，系之苇苕，风至苕折，卵破子死。巢非不完也，所系者然也。西方有木焉，名曰射干，茎长四寸，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；木茎非能长也，所立者然也。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^④。兰槐之根是为芷，其渐之醪，君子不近，庶人不服，其质非不美也，所渐者然也。故君子居必择乡，游必就士，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。

物类之起，必有所始。荣辱之来，必象其德。肉腐生虫，鱼枯生蠹。怠慢忘身，祸灾乃作。强自取柱，柔自取束。邪秽在

身，怨之所构。施薪若一，火就燥也；平地若一，水就湿也。草木畴生，禽兽群焉^⑤，物各从其类也。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，林木茂而斧斤至焉，树成荫而众鸟息焉，醯酸而蚋聚焉。故言有召祸也，行有招辱也，君子慎其所立乎！

积土成山，风雨兴焉；积水成渊，蛟龙生焉；积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圣心备焉。故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骐骥一跃，不能十步；弩马十驾，功在不舍。锲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。螾无爪牙之利^⑥，筋骨之强，上食埃土，下饮黄泉，用心一也；蟹六跪而二螯^⑦，非蛇蟺之穴无可寄托者，用心躁也。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，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。行衢道者不至，事两君者不容。目不能两视而明，耳不能两听而聪^⑧。螭蛇无足而飞，梧鼠五技而穷^⑨。《诗》曰：“尸鸠在桑，其子七兮。淑人君子，其仪一兮。其仪一兮，心如结兮。”故君子结于一也。

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，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^⑩。故声无小而无闻，行无隐而不形；玉在山而草木润^⑪，渊生珠而崖不枯。为善不积邪^⑫，安有不闻者乎？

学恶乎始？恶乎终？曰：“其数则始乎诵经，终乎读礼；其义则始乎为士，终乎为圣人。真积力久则入，学至乎没而后止也。故学数有终，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。为之，人也；舍之，禽兽也。故《书》者，政事之纪也；《诗》者，中声之所止也；《礼》者，法之大分，群类之纲纪也，故学至乎《礼》而止矣。夫是之谓道德之极。《礼》之敬文也，《乐》之中和也，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博也，《春秋》之微也，在天地之间者毕矣。

君子之学也，入乎耳，箸乎心，布乎四体，形乎动静，端而言，蠕而动，一可以为法则。小人之学也，入乎耳，出乎口。口、耳之间则四寸，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！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君子之学也，以美其身；小人之学也，以为禽犊。故不问而

告谓之傲，问一而告二谓之囋。傲、囋，非也；君子如响矣。

学莫便乎近其人。《礼》、《乐》法而不说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故而不切，《春秋》约而不速。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，则尊以徧矣，周于世矣。故曰：学莫便乎近其人。

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，隆礼次之。上不能好其人，下不能隆礼，安特将学杂识志^①，顺《诗》、《书》而已尔，则末世穷年，不免为陋儒而已。将原先王，本仁义，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。若挈裘领，诎五指而顿之，顺者不可胜数也。不道礼宪，以《诗》、《书》为之，譬之犹以指测河也，以戈春黍也，以锥凵壶也，不可以得之矣。故隆礼，虽未明，法士也；不隆礼，虽察辩，散儒也。

问楛者，勿告也；告楛者，勿问也；说楛者，勿听也；有争气者，勿与辨也。故必由其道至，然后接之，非其道则避之。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，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，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。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，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，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。故君子不傲、不隐、不瞽，谨慎其身。《诗》曰：“匪交匪舒，天子所予。”此之谓也。

百发失一，不足谓善射；千里蹞步不至，不足谓善御；伦类不通，仁义不一，不足谓善学。学也者，固学一之也。一出焉，一入焉，涂巷之人也。其善者少，不善者多，桀、纣、盗跖也。全之尽之，然后学者也。

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，故诵数以贯之，思索以通之，为其人以处之，除其害者以持养之。使目非是无欲见也，使耳非是无欲闻也，使口非是无欲言也，使心非是无欲虑也。及至其致好之也，目好之五色，耳好之五声，口好之五味，心利之有天下。是故权利不能倾也，群众不能移也，天下不能荡也。生乎由是，死乎由是，夫是之谓德操，德操然后能定，能定然后能应，能定能应，夫是之谓成人。天见其明，地见其光，君子贵其全也。

二 修身

见善，修然必有以自存也，见不善，愀然必以自省也。善在身，介然必以自好也；不善在身^①，菑然必以自恶也。故非我而当者，吾师也；是我而当者，吾友也；谄谀我者，吾贼也。故君子隆师而亲友，以致恶其贼。好善无厌，受谏而能戒，虽欲无进，得乎哉？小人反是，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，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，心如虎狼、行如禽兽、而又恶人之贼己也。谄谀者亲，谏争者疏，修正为笑，至忠为贼，虽欲无灭亡，得乎哉？《诗》曰：“谄谄訛訛，亦孔之哀。谋之其臧，则具是违；谋之不臧，则具是依。”此之谓也。

扁善之度：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，以修身自名则配尧、禹^②。宜于时通，利以处穷，礼信是也。凡用血气、志意、知虑，由礼则治通，不由礼则勃乱提侵；饮食、衣服、居处、动静，由礼则和节，不由礼则触陷生疾；容貌、态度、进退、趋行，由礼则雅，不由礼则夷固僻违，庸众而野。故人无礼则不生，事无礼则不成，国家无礼则不宁。《诗》云：“礼仪卒度，笑语卒获。”此之谓也。

以善先人者谓之教，以善和人者谓之顺。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，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。是是、非非谓之智，非是、是非谓之愚。伤良曰谗，害良曰贼。是谓是、非谓非曰直。窃货曰盗，匿行曰诈，易言曰诞，趣舍无定谓之无常，保利弃义谓之至贼^③。多闻曰博，少闻曰浅。多见曰闲，少见曰陋。难进曰倨，易忘曰漏。少而理曰治，多而乱曰耗。

治气养心之术：血气刚强，则柔之以调和；知虑渐深，则一之以易良；勇胆猛戾，则辅之以道顺；齐给便利，则节之以动止；狭隘褊小，则廓之以广大；卑湿、重迟、贪利，则抗之以高志；庸众驽散，则刳之以师友；怠慢僇弃，则炤之以祸灾；愚款端悖，则合之以礼乐，通之以思索。凡治气养心之术，莫径由礼，莫要得师，莫神一好。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。

志意修则骄富贵，道义重则轻王公；内省而外物轻矣^④。传曰：“君子役物，小人役于物。”此之谓矣。身劳而心安，为之；利少而义多，为之；事乱君而通，不如事穷君而顺焉。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，良贾不为折阅不市，士君子不为贫穷息乎道。

体恭敬而心忠信，术礼义而情爱人，横行天下，虽困四夷，人莫不贵。劳苦之事则争先，饶乐之事则能让，端悫诚信，拘守而详，横行天下，虽困四夷，人莫不任。体倨固而心执诈，术顺墨而精杂汙，横行天下，虽达四方，人莫不贱。劳苦之事则偷儒转脱，饶乐之事则佞兑而不曲，辟违而不悫，程役而不录，横行天下，虽达四方，人莫不弃。

行而供冀，非渍淖也；行而俯顷，非击戾也；偶视而先俯，非恐惧也。然夫士欲独修其身，不以得罪于比俗之人也^⑤。

夫骥一日而千里，弩马十驾则亦及之矣。将以穷无穷，逐无极与？其折骨绝筋，终身不可以相及也；将有所止之，则千里虽远，亦或迟或速、或先或后，胡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？不识步道者，将以穷无穷、逐无极与？意亦有所止之与？夫坚白、同异、有厚无厚之察，非不察也，然而君子不辩，止之也；倚魁之行，非不难也，然而君子不行，止之也。故学曰：“迟彼止而待我，我行而就之，则亦或迟或速、或先或后，胡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？”故跬步而不休，跛鳖千里；累土而不辍，丘山崇成；厌其源，开其流，江河可竭；一进一退，一左一右，六骥不致。彼人之才性之相县也，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？然而跛鳖致之，六骥不致，是无他故

焉，或为之，或不为尔。道虽迩，不行不至；事虽小，不为不成。其为人也多暇日者，其出入不远矣^⑥。

好法而行，士也；笃志而体，君子也；齐明而不竭，圣人也。人无法，则恹恹然；有法而无志其义，则渠渠然；依乎法而又深其类，然后温温然。

礼者，所以正身也；师者，所以正礼也。无礼何以正身？无师，吾安知礼之为是也？礼然而然，则是情安礼也；师云而云，则是知若师也。情安礼，知若师，则是圣人也。故非礼，是无法也；非师，是无师也。不是师法而好自用，譬之是犹以盲辨色，以聋辨声也，舍乱妄无为也。故学也者，法礼也；夫师，以身为正仪，而贵自安者也。《诗》云：“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”此之谓也。

端悫顺弟，则可谓善少者矣；加好学逊敏焉，则有钧无上，可以为君子者矣。偷儒惮事，无廉耻而嗜乎饮食，则可谓恶少者矣；加惕悍而不顺，险贼而不弟焉，则可谓不详少者矣，虽陷刑戮可也。

老老而壮者归焉，不穷穷而通者积焉；行乎冥冥而施乎无报，而贤不肖一焉。人有此三行，虽有大过，天其不遂乎。君子之求利也略，其远害也早^⑦，其避辱也惧，其行道理也勇。君子贫穷而志广，富贵而体恭，安燕而血气不惰，劳倦而容貌不枯，怒不过夺，喜不过予。君子贫穷而志广，隆仁也；富贵而体恭，杀势也；安燕而血气不惰，束理也；劳倦而容貌不枯，好交也^⑧；怒不过夺，喜不过予，是法胜私也。《书》曰：“无有作好，遵王之道；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。”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。

三 不苟

君子行不贵苟难，说不贵苟察，名不贵苟传，唯其当之为贵。故怀负石而赴河^①，是行之难为者也，而申徒狄能之；然而君子不贵者，非礼义之中也。山渊平，天地比，齐、秦袭，入乎耳，出乎口，钩有须，卵有毛，是说之难持者也，而惠施、邓析能之；然而君子不贵者，非礼义之中也。盗跖吟口，名声若日月，与禹、舜俱传而不息；然而君子不贵者，非礼义之中也。故曰：君子行不贵苟难，说不贵苟察，名不贵苟得，唯其当之为贵。《诗》曰：“物其有矣，唯其时矣。”此之谓也。

君子易知而难狎^②，易惧而难胁，畏患而不避义死，欲利而不为所非，交亲而不比，言辩而不辞^③。荡荡乎！其有以殊于世也。

君子能亦好，不能亦好；小人能亦丑，不能亦丑。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，不能则恭敬縻绌以畏事人；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，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。故曰：君子能则人荣学焉，不能则人乐告之；小人能则人贱学焉，不能则人羞告之。是君子、小人之分也。

君子宽而不慢，廉而不刿，辩而不争，察而不激，寡立而不胜^④，坚强而不暴，柔从而不流，恭敬谨慎而容，夫是之谓至文。《诗》曰：“温温恭人，惟德之基。”此之谓也。

君子崇人之德，扬人之美，非谄谀也；正义直指，举人之过^⑤，非毁疵也；言己之光美，拟于舜、禹，参于天地，非夸诞也；

与时屈伸，柔从若蒲苇，非慑怯也；刚强猛毅，靡所不信，非骄暴也；以义变应，知当曲直故也。《诗》曰：“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；右之右之，君子有之。”此言君子能以义屈信变应故也。

君子，小人之反也。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^⑥，小心则畏义而节；知则明通而类，愚则端悖而法；见由则恭而止，见闭则敬而齐；喜则和而理^⑦，忧则静而理^⑧；通则文而明，穷则约而详。小人则不然，大心则慢而暴，小心则淫而倾^⑨；知则攫盗而渐，愚则毒贼而乱；见由则兑而倨，见闭则怨而险，喜则轻而翾，忧则挫而慑；通则骄而偏，穷则弃而僂。传曰：“君子两进，小人两废。”此之谓也。

君子治治，非治乱也。曷谓耶？曰：礼义之谓治，非礼义之谓乱也。故君子者，治礼义者也，非治非礼义者也。然则国乱将弗治与？曰：国乱而治之者，非案乱而治之之谓也，去乱而被之以治；人污而修之者，非案污而修之之谓也，去污而易之以修。故去乱而非治乱也，去污而非修污也。治之为名，犹曰君子为治而不为乱，为修而不为污也。

君子洁其辩而同焉者合矣，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。故马鸣而马应之，非知也，其势然也。故新浴者振其衣，新沐者弹其冠，人之情也。其谁能以己之漙漙受人之域域者哉？

君子养心莫善于诚，致诚则无它事矣，唯仁之为守，唯义之为行。诚心守仁则形，形则神，神则能化矣；诚心行义则理，理则明，明则能变矣。变化代兴，谓之天德。天不言而人推高焉，地不言而人推厚焉，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。夫此有常，以至其诚者也。君子至德，嘿然而喻，未施而亲，不怒而威。夫此顺命，以慎其独者也。善之为道者，不诚则不独，不独则不形，不形则虽作于心，见于色，出于言，民犹若未从也，虽从必疑。天地为大矣，不诚则不能化万物；圣人为知矣，不诚则不能化万民；父子为亲矣，不诚则疏；君上为尊矣，不诚则卑。夫诚者，君子之所守也，

而政事之本也。唯所居以其类至，操之则得之，舍之则失之。操而得之则轻，轻则独行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。济而材尽，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。

君子位尊而志恭，心小而道大，所听视者近，而所闻见者远。是何邪？是操术然也。故千人万人之情，一人之情是也；天地始者，今日是也；百王之道后王是也。君子审后王之道，而论于百王之前，若端拜而议。推礼义之统，分是非之分，总天下之要，治海内之众，若使一人，故操弥约而事弥大。五寸之矩，尽天下之方也。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，则操术然也。

有通士者，有公士者，有直士者，有忝士者，有小人者。上则能尊君，下则能爱民，物至而应，事起而辨，若是，则可谓通士矣。不下比以暗上，不上同以疾下，分争于中，不以私害之，若是，则可谓公士矣。身之所长，上虽不知，不以悖君，身之所短，上虽不知，不以取赏，长短不饰，以情自竭，若是，则可谓直士矣。庸言必信之，庸行必慎之，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^⑩，若是，则可谓忝士矣。言无常信，行无常贞，唯利所在，无所不倾，若是，则可谓小人矣。

公生明，偏生暗，端慝生通，诈伪生塞，诚信生神，夸诞生惑。此六生者，君子慎之，而禹、桀所以分也。

欲恶取舍之权：见其可欲也，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；见其可利也，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；而兼权之，孰计之，然后定其欲恶取舍。如是则常不失陷矣^⑪。凡人之患，偏伤之也。见其可欲也，则不虑其可恶也者；见其可利也，则不顾其可害也者。是以动则必陷，为则必辱，是偏伤之患也。

人之所恶者，吾亦恶之。夫富贵者则类傲之，夫贫贱者则求柔之，是非仁人之情也，是奸人将以盗名于阉世者也，险莫大焉。故曰：盗名不如盗货。田仲、史鰌不如盗也。